

卷之四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愿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

分得意攬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賄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姐兒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愿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

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況且尤老娘在傍邊陪着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的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没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噓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啻一聽他

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穀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了蠟小廝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廝們打牙擦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音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赳赳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

見有了一匹馬細駒一駒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厩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偕們這裡有的是炕為什麼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盃

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偕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攙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又婆整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倒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泪說道

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勾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

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慙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僭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爲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爲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僭們清水下雜麪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僭

們就喝說着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己先喝了半盞揪過  
賈璉來就灌說我倒不會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  
吃借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  
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  
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搭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  
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借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  
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  
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  
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  
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  
鬆的挽個髻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袄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  
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  
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  
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橫  
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  
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  
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鬪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  
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山  
着仇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  
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了



兒三個誑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瞅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心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腳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

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替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于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

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一二姐房  
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  
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相順却較  
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  
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等  
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  
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  
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  
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  
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

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  
僭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  
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僭們明日先勸  
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開去開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  
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  
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  
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泪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  
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  
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  
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白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

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偕們娘兒們微  
息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  
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  
可心如意的入方跟他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  
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  
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  
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  
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  
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  
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

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  
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衆人聽了都吃  
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  
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  
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  
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  
的舅奶奶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  
來買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  
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吃  
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

的様子老太太多太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與兒笑嘻  
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  
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  
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  
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却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  
不得奶奶他心裡反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箠是固好的那  
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爲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  
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  
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兩個沒有  
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

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  
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  
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  
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  
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  
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啻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  
頭裡早叫過他去了九二姐笑道你背着這等說他將來你  
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興兒  
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

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猢猻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攪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

奶便用着理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見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原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這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

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爲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要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第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一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不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有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官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

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脩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見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偕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

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偕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偕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攪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偕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



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明白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誤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入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常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口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

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  
了不曾買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  
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  
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  
打了薛蝌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  
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  
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  
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  
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  
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

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  
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  
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  
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  
非禮不言起來買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  
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  
道大約沒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  
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  
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  
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

白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飧方走了三日卯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談叙談賈璉因笑道開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

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一他一個姑媽他去望侯望侯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賈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

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柁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丁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趨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

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  
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  
家叙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  
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  
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  
把上面鑿一鴛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  
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  
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  
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  
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

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  
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  
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  
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  
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  
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  
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  
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  
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

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  
之爲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  
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  
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  
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  
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  
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  
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  
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外裡和他們  
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

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  
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  
該死胡說你好友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  
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爭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  
時忘情好友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  
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我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  
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来找賈璉賈璉正在新  
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  
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  
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

說得寶玉  
味味湘蓮  
草草

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  
之爲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  
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  
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  
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  
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  
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  
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  
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外裡和他們  
混了一個多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

說得寶玉  
味味湘蓮  
草草

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  
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  
該死胡說你好友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  
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  
時忘情好友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  
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我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  
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来找賈璉賈璉正在新  
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  
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  
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

無言可計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爲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處不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已也當作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已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細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



正走之間  
以下一段  
惡劣不堪

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  
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  
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  
從那邊來了一手捧著鴛鴦劍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哭  
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  
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洒  
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  
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  
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癩腿  
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  
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  
蓮聽了冷然如寒水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  
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  
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輦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

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爲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走了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禮似的

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道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旣找尋過

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一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借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夸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出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掉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債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

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嚶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賈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省心了薛蟠笑道想

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不理論倒是薛

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

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等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况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了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將嘴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

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爲別的必是寶  
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  
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  
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爲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  
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  
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  
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  
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  
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  
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  
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案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  
些沒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  
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偕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  
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偕們東西偕  
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  
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  
了家鄉一轉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  
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  
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

賈賧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見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在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日我們在店裡髻髻鬚鬚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没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



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聚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友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捱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口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買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

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

暗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嚙嚙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

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姑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可個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

往曰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  
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  
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麼有  
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借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  
兒於是出來自己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  
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  
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  
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  
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  
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

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  
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  
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  
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  
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  
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  
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  
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  
在屋裡別都出去了教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喲這屋  
裡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

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  
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  
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揮子在那裡揮什麼呢走  
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  
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  
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  
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  
吃的疤痲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  
可惡的一啣嚙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  
連這一啣嚙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瞧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

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  
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啣嚙套上一個  
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  
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  
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  
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偕們倒先吃了  
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媽笑道  
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  
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  
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

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窻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您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

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

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

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么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一奶奶比偌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

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

紅樓夢  
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便出來的  
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  
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  
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著  
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  
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著胆子進來  
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  
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  
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  
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

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  
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  
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  
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  
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  
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  
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  
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  
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  
趙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

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还没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與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與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著呢與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

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與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與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著平兒道借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與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與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愜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與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與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



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有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辰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如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與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  
有話呢與兒赶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與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見你試試出去罷與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與兒與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與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與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頭

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了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

了與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袄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著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

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著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爲那等妬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

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白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偕們姐兒們還早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直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

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這些小人們遭場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人若肯真心帮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二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

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著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泪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著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拼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僭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著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

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著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著

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  
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  
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  
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  
易没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  
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  
散眾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  
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  
帶了進來引動眾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眾人見了他標

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不得許往外走了  
風聲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頭都素  
惧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  
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  
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什房屋况在眼中不好倡揚自  
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  
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  
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  
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  
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囤一聲大奶奶拿些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著些兒罷僭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

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入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氣隔十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



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攢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裡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獺狗扶不上牆的你細細說給他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敲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自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眾位弟兄必

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象青衣不敢只說奸哥哥  
你去罷別開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  
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  
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  
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  
人在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  
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  
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屢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  
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罵唬而已又  
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  
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  
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  
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  
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  
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着倒難爲他  
這麼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著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  
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  
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  
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

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孀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脩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並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

官分証明白回來偕們共同請了合族中人家覲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孀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霹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罵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碰頭說道孀娘別動氣只求孀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干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孀娘氣不平何用孀娘打讓我自己打孀娘只別生氣說着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把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已

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樣沒天裡沒良心的衆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爲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著偕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偕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貴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卽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著收什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

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團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著搬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擡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麼你不來告訴我你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

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銼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眾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殺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團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

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著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侄兒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若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侄兒侄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侄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姪兒糊涂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著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碍着眾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

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嬌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著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

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后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住總然  
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  
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  
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別敢把皇帝拉下馬他  
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這滿理不告等  
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  
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  
那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  
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  
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

是弟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  
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  
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啞着嘴兒笑道難為你怨  
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  
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  
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  
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登  
起來偕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  
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  
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

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娶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借們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圓明了老太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旣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

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旣見了你妹外娘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筭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什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羞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嬌娘寬洪大量足智



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  
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著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  
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  
陪笑道罷了嬌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  
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  
們昏水取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赶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  
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嬌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  
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嬌娘親嬌娘已後  
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  
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  
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  
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  
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  
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  
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偕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  
姐又變出什麼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睛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說這是某人

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着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

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白此見了天曰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裡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

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買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買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

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問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了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娶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

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直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出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著還妥當日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

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

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  
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見賈璉問起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踈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  
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  
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  
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  
免臉上有些媿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  
出來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  
矜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  
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

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  
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  
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  
的聲名狼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  
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太密没人要的你揀了來還  
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  
誰說的又察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  
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  
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  
秋桐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自從  
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  
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  
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  
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  
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  
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拿耗子我的  
貓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  
中姊妹一千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常  
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

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見  
賈赦姬妾丫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  
緣凑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  
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  
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  
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  
桐主意一定没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  
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  
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  
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

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  
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  
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  
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  
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  
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  
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鳳  
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  
漸次便不大喜歡象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  
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

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  
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慊慊得了一病四肢懶  
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  
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  
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  
方能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  
卬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  
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  
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  
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



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卽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

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

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度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借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常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贊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

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冲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攪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那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那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

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友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反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窻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弔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

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了環媳婦們見他不叫喚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將倒眾人推了環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時見不禁大哭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是在溫和怜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

皆知賈璉進來樓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衆族人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勞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墳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環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借門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  
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綉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  
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  
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川小厮了環來拿自己提着來燒平  
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悄  
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  
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  
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  
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  
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

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筭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入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了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

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話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

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袄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紬小袄紅紬子小衣兒披著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著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

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  
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裡沒  
有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  
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  
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  
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  
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入前頭去更冷冷清  
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纔更冷清呢你  
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  
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

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  
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  
會子還不起來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  
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  
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却好萬物逢  
春偕們重新整裡起這個社來自自然要有生趣兒况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頭說  
很好且忙着要詩看眾人都又說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  
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  
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柳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樹煙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糝糊  
天机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醮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  
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

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  
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  
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  
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  
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  
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  
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  
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爲桃  
花社黛玉爲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  
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

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  
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  
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  
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  
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  
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  
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  
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  
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  
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

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爲妻擇于五月間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舅男女閑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来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筭一筭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来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寔在搪搥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

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  
少完不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實欽  
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  
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  
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  
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  
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奈煩把詩社更不提探春寶  
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  
或寫二百二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  
等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搪得過了誰知紫鵲走來送了一卷東

西寶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去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  
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  
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奏成雖不足  
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  
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  
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  
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  
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  
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綉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鶻啼燕

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却不能湘雲說道偕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偕們趁今日天氣好爲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着一面吩咐預脩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八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

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了頭的呢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縮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

北各分旌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強塞責將筆攔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

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總然好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紛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隊成球  
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

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爾去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謔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委太謙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  
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  
我上青雲

眾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  
潘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  
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純  
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  
竹子上一聲响恰似窻屨子倒了一般眾人嚇了一跳了瓊們  
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  
了衆丫瓊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借

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  
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  
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一  
爺也太死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鵲也太  
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  
笑道可是呢把借們的拿出來借們也放放晦氣丫頭們聽見  
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來也有美人兒  
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細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篋子  
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笑  
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

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了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簍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

人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把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眾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踹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衆丫鬟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簍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借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颺颺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



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了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摺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玉也只得在白己屋裡隨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回終

程